

冊府元龜

十九

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

第十九冊

冊府元龜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冊府元龜第十九冊目錄

卷九〇六	疾疹	一〇七二七	卷九一八	忿爭	一〇八五三
	禮厭	一〇七三〇	卷九一九	讎怨一	一〇八六二
	假告	一〇七三四	卷九二〇	讎怨二	一〇八七一
卷九〇七	薄葬	一〇七三六	卷九二一	妖妄一	一〇八七九
卷九〇八	工巧	一〇七五〇	卷九二二	妖妄二	一〇八八八
	雜技	一〇七五六	卷九二三	不忠	一〇八九六
卷九〇九	窮愁	一〇七五九		不孝	一〇八九九
	憂懼	一〇七六六	卷九二四	不睦	一〇九〇二
卷九一〇	僞政一	一〇七七三		傾險	一〇九〇五
卷九一一	僞政二	一〇七八三		詐僞	一〇九一一
卷九一二	僞政三	一〇七九三	卷九二五	飾非	一〇九一七
卷九一三	僞政四	一〇八〇三	卷九二六	譴累	一〇九二〇
總錄部 (三)				愧恨	一〇九三一
卷九一四	嗜酒	一〇八一三	卷九二七	忍恥	一〇九三六
	酒失	一〇八一九		畏懦	一〇九三九
卷九一五	廢滯	一〇八二六		佞佛	一〇九四〇
卷九一六	偏執	一〇八三五	卷九二八	讒佞	一〇九四三
	介僻	一〇八三九		好尙	一〇九四六
	褊急	一〇八四二		嗜好	一〇九四九
卷九一七	矜衒	一〇八四五	卷九二九	好丹術	一〇九五〇
	改節	一〇八五〇		不知人	一〇九五三
				謬舉	一〇九五五

卷九三〇	傲慢	一〇九五九	卷九四三	不誼	一一一〇四
	不恭	一〇九六四	卷九四四	佻薄	一一一一七
	寇竊	一〇九六六	卷九四五	巧宦	一一一二七
卷九三一	枉橫	一〇九七〇		附勢	一一一三一
	短命	一〇九七九		朋黨	一一一三六
卷九三二	誣構一	一〇九八二	卷九四六	失禮	一一一四一
卷九三三	誣構二	一〇九九四		奢侈	一一一四四
卷九三四	告訐	一一〇〇六		厚葬	一一一四六
卷九三五	構患	一一〇一六	卷九四七	詼諧	一一一四八
卷九三六	吝嗇	一一〇二四		庾詞	一一一五五
	躁競	一一〇二七	卷九四八	逃難一	一一一五八
卷九三七	私愛	一一〇三一	卷九四九	逃難二	一一一六九
	姦佞一	一一〇三三		亡命	一一一七三
卷九三八	姦佞二	一一〇四二	卷九五〇	咎徵一	一一一七九
	怨刺	一一〇四七	卷九五二	咎徵二	一一一八七
卷九三九	譏諷	一一〇五三		忌害	一一一九五
卷九四〇	不嗣	一一〇六六		交構	一一一九九
	患難	一一〇六九		交惡	一一二〇四
卷九四一	殘虐	一一〇八〇	卷九五三	傷感	一一二〇八
	酷暴	一一〇八四		不遇	一一二一四
	殃報	一一〇八六		困辱	一一二一七
卷九四二	贖貨	一一〇九三	卷九五四	寡學	一一二二〇
	禍敗	一一〇九五		虛名	一一二二二

妄作	一一二三
愚暗	一一二五
知舊	一一三〇
贈遺	一一三二
託孤	一一三五
外臣部	
卷九五六	總序 一一三七
	種族 一二四二
卷九五七	國邑 一二五六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疾疹 禳厭 假告

疾疹

夫人肖天地而生合五行之氣故陰陽不和神靈不
清則百疾生焉是故洪範謂之六極墨子記其多方
若錄此而去軒冕之途絕婚姻之禮終身沈痾至於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六

短折死者此乃仲尼與斯疾之感術疾有將設之惡
良可悲也

魯季孫行父禘

晉卻克眇

衛孫良夫跛

曹公子手僂

荀偃卿也痺疽生瘍於頭 痺疽 病目出

齊景公疥遂疔 疥 疔 期而不瘳

卜商字子夏夫子弟子哭子而喪其明

衛縶不立惡疾也 縶 衛縶之兄

冉伯牛魯人有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
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再言

痛惜 之甚 詣師聲子衛大夫衛侯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

酒焉聲子執而登席 古者見 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

人 是有 若見之君將殺之 數也 吐也

左丘明魯人失明

漢杜欽目偏盲茂陵杜薪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
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
詆乃為小冠高廣財二十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六

杜子夏而薪為大冠杜子夏欽優游不仕以壽終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常稱疾閒居

不慕官爵

馮立為東海太守下溼病痺武帝聞之徙為平原太

守

班伯成帝時為定襄太守微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

光祿大夫養病

後漢李通素有消病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

景丹為驃騎大將軍從光武至懷病難在上前燈發

帝曰聞壯士不瘧漢大將軍反瘧病耶

杜篤仕爲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

魏鍾繇有膝疾位至太傅

卞蘭苦酒消渴疾位至游擊將軍散騎常侍

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太祖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

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親貌而正

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

楨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議論嘉其才即曰丁

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乎仕

爲右刺姦

賈逵爲弘農太守後爲太祖丞相主簿逵前在弘農

冊府元龜

總錄部

疾疹

三

與較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瘰後所病稍大自

啓欲割之太祖惜逵恐其不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

割瘰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瘰愈大

晉杜預患瘰位至鎮南將軍

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

斷賓客位至司徒

樂廣字彥輔爲侍中河南尹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

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

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畫

作蛇廣意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

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餘

然意解沉痾頓愈

裴楷有渴利疾位至中書令加侍中

皇甫謐字士安因病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

不倫嘗悲患叩牙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謐嘗上疏

曰久瘰爲疾軀半不任又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

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

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

四肢酸重於今困勞終不仕

趙孟字長舒善清談其面有疵黥諸事不決皆言當

冊府元龜

總錄部

疾疹

四

問疵面也

山玄山允皆潯之子玄不仕允爲奉居都尉並少疴

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潯不敢

辭以問於允允自以疴陋不肯行潯以爲勝已乃表

曰臣二子疴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

庾亥字叔褒州郡交命皆不降志入林慮山中塗眩

發倚巖而坐柱杖將起跌墜崖而卒

謝安字安石本能爲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

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手掩鼻以敬之位至太傅

王胡之字脩齡弱冠官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

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
魏詠之生而免致仕至荊州刺史

殷仲堪吏部尚書師之子也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
動謂之牛鬪病積年仲堪爲晉陵太守衣不解帶執
藥揮淚遂眇一目

習鑿齒爲桓溫荊州別駕以脚疾遂廢於里巷及襄
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與而至焉既
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錄書曰
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
附

冊府元龜總錄部
疾疹

卷之九百六

五

宋何尚之爲臨津令高祖領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
政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
得差

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
之官

南齊巴陵王寶義爲揚州封晉安王寶義少有廢疾
不堪出入故帝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
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

梁周興嗣爲給事中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
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差曰斯人也而有斯疾手疏治

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嘗言曰周
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

何黯少時嘗患渴

陳徐世譜爲光祿大夫尋以疾失明謝病不朝

後魏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瘰而學願因跛而緩步

四審而徐言人言字諧善用三短

長孫子彥末年疾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

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

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

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

冊府元龜總錄部
疾疹

卷之九百六

六

北齊西河王仁饑生而無骨不自支持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文宣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

遇疾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

平無私爲士流所愛歲時共贈遺之賴以自給竟以

疾終

唐鄧玄挺患消渴人因號爲鄧渴

封嘗清細瘦白頰脚短而跛

盧昭鄰爲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大白山中以服

餌爲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

悲等詞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事所重昭鄰既沈痼

攀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而死
李洧正已之從父也正已死其子納犯宋州洧以其
州歸順無何背發疽得稍平乃大具麋餅飯僧於市
洧乘平肩輿自歸其場市人歡呼洧驚疽潰於背而
卒贈左僕射
漢張沆為翰林學士沆雖賸疾出入金門五六年隱
帝未陽史遇害翼日沆方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
曰竊知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恟懼之次聞者笑
之

禳厭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六

七

天災流行歷代時有禳禱之術往冊攸傳益天因各
徵之或興以厭當而為法六祈之義所以號變而徵
福五行之氣所以克勝而迭至斯乃祝祿而求永
貞者也則有識洞幾微藝臻高妙明春秋之祥異辨
洪範之徵符不假命龜如指諸掌若乃五材汨亂六
極交作孽非自構殃錄外典錄是稽考休嘉式昭康
靖厭應如響信而有徵其或命屯數奇失德踰矩敗
類致危蹈非速禍雖整巫祝之修其可以枚數
漢董仲舒為江都相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
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祈止雨反是

若閉南門

崇奉火及開北門
水滌人之類是也
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勇之越巫也
其各史失武帝時相舉災勇之曰越國有火
災即復大起官室以厭勝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度為
千門萬戶

賈惠河陽人為河內掾邑人息夫躬以宜陵侯就國
未有第宅寄居丘亭
丘空也
姦人以為侯家富嘗夜守

之謂欲盜之
伺其便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殺
伎為七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
斗持七招指祝盜
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

後漢郭憲光武建武七年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六

八

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一二溲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
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
郊同日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那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

遁甲能使鬼神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

急罷三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祠雨可

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

楊統章帝時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

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

樊英字秀齊南陽魯陽人隱于壺山之陽嘗有暴風

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
湫之乃令記其日客後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

五陽之地謂城南陽南武陽開宜發五陽郡兵有陽

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

書遺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

郎顗北海人順帝時公車徵使對尚書顗對曰臣竊

晉郭璞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

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

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寢處災可

趨左右入玉井數日乃滅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

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木粉碎桓彝與樊友善

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大尉韓詩外傳曰司馬王

彝每造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它處自可徑

室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于戚建井旗干戚也戚斧

前但不可厠上相尋爾必主客有殃彝後因醉詣璞

故太尉執持節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烏

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醪璞見

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昔祝辭於於西郊責躬求

冊府元龜總錄部卷之九百六

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災爲福也五

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

月丙午日

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

樂巴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嚙之

最卿善卜筮魏序欲東行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

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

遭暴害之氣而非切也序不之信卿曰旣不必停宜

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卽以

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

驛書問成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于時有雨從東

止得駭狗無白者卿曰駭者亦是然猶恨其色不純

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與

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爾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

趙彥琅瑯人少有學術桓帝時琅瑯賊勞丙與太山

然作聲甚急如有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血血斗餘

賊叔孫無忌攻沒琅瑯朝廷以宗資爲討寇中郎將

其夕序墜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督州郡兵合討彥爲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

淳于智字叔平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
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
其反死乃以朱書手橫腕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
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
侯藻母病因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嚙藻怖愕
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速君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
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不出哭忽止然後其禍
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
五間立然而崩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爲符使詹佩之
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上黨饒瓊家多喪病貧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九百六 十一

苦智乃爲卦卦成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
北有大系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
馬鞭者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瓊承言詣市
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沒并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
十餘萬於是致贈疾者亦愈
韓友字景先善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
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畫作野豬者臥處
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延掾王睦病死已
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
皮馬郭泥臥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

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鼯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
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有閉戶作氣若有所
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
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
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
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旬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
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庫地至
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然其凶難定洪卽
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後爲廣陵領較遭母喪歸
家其夜洪歔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九百六 十二

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殮亡者尋索洪
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
玄文河間人也宋高祖圍慕容超其尚書令蓋銳勸
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
地道出戰王師不利玄文說高祖曰昔趙攻曹旋望
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
陷石季龍從之而旋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龔亦如
之而龔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
高祖從其言至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
南齊顧歡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妙驗病邪者問歡歡

日家中有書否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
恭敬之自差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
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梁伯人方士也武陵王紀反舉岷蜀之衆由外水而
下湘東王命伯人於長州苑板上畫紀形象觀下鐵
釘于支體以厭之

後魏王早明陰陽九宮明元時表亂之後多相殺害
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
稱之

北齊恭母懷文以道術知名東魏時高祖與周文戰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九百六 十三

於印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言於高
祖曰赤火色黑是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
勝水宜改爲黃高祖遂改爲黃所謂河陽幟者也

斛律羨爲幽州道行臺僕射兄光爲祖班等誣其謀
反後主詔盡滅其宗族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
自伏護以下五六人領頭乘驢出城合家皆泣送之

至關日晚而歸吏民莫不驚異燕郡守馬嗣明暨術
之士爲羨所欽愛乃竊問之答曰須有禳厭數日而
有此變

隋蕭吉善陰陽算術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

鼠妖數見高祖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
座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座吉以桃湯葦火
驅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
五帝座于時至寒有蝦蟇夜從西南來入門升赤帝
座還從入門而出行數尺忽然不見高祖大異之賞
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帝陰欲廢立得其
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

王輔賢新豐人房陵王爲太子知皇后遺賜素金鉞
有廢立之意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

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九百六 十四

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
冀以當之

唐劉王文靜高祖武德二年爲戶部尚書其家中妖
怪數見弟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披髮銜

刀爲厭勝之法其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妾兄上變
故誅焉

李抱真貞元中爲昭義軍節度使以久疾爲巫祝所
惑請降爵以禳之章奏凡七上辭甚切至德宗難違
之故自簡轡司空而授僕射

假告

急告寧休皆假名也說者云吉日告凶日寧然而五日一休始於漢律一月五急著於晉令又若予賜之典所以優禮大臣取請之文所以俯從私願至乃歲時令節多遂歡娛公府餘閑頻得潞沐蔚為人澤率由舊章其有省親故留移疾當解或坐稽違之責或擬避事之尤悉著于篇以懲不恪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九百六 十五
汲黯字長儒為主爵都尉多病病且滿者三月武帝嘗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嚴助為請告

馮野王成帝時為琅邪太守帝長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頗憐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便安也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

在將軍幕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今月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謁者自自過行在者便道之官無辭得告也律不分別予賜賜告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者

刑之意省減也夫三最予告令也在官連有三最三月賜告詔恩也今告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律施行去郡之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疑當實不文也疑厚薄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關難知也疑當罰不之疑疑輕重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赦之法也釋廢棄則從輕假託法律而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九百六

十六

後漢許荆字子張會稽人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檐上下清節稱於鄉里

魏李豐齊王芳時為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掌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病未滿數十日輒暫起以復臥如是數歲

王思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暗又少信時有吏文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

晉王^音足字孝孫城陽人也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

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傳暢中山劉興領川荀遂河

東裴遐等持羊酒詣軍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曰諸

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足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

入足遂坐馬廐下與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

軍護軍大驚卽與足長假因免爲兵

宋王悅之文帝時爲祕書郎父敬弘爲會稽郡守悅

之曾請假還家未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輒不果見

假日將盡候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至閣復不見

謝靈運爲侍中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王華等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假告

卷之九百六

十七

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出

郭遊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不表聞又不

請急文帝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病賜

假東歸

庾炳之爲吏部尚書居選部請急還家尚書令史來

詔事一人善彈一人工歌留與宿有司舉違制奏焉

唐張重光爲華州刺史代宗大曆三年以病抗疏乞

還京師醫療許之乃遣中使如其第問疾

嚴綬爲簡較司徒兼太子少傅穆宗長慶二年四月

御史臺奏綬疾假滿百日合停勅嚴綬年位俱高須

加優異仍依舊秩未傳舉停

郭鐵爲右金吾衛將軍長慶二年六月疾假滿百日

帝以仲舅許未停官

崔從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文宗太和四年三月甲

申留守崔弘禮奏從請假一百日准式停官

梁盧格爲侍御史太祖乾化二年御史臺奏格先請

患假滿一百日准例合停從之

後唐盧導爲右司郎中知雜事明宗天成二年八月

假滿百日奉勅停官

安重誨爲樞密使天成四年奉堂兄應州副使晟卒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假告

卷之九百六

十八

請准式假有司給假一十五日勅旨重誨位重禁庭

日親機務與群官之有異在嘗式以難拘空自初聞

日共給七日

李遵爲司天少監長興二年二月戊戌御史臺奏遵

請假滿十旬准前例合停官從之

王昭誨爲司農少卿長興二年七月乙巳御史臺奏

昭誨自寒食請假歸鎮州灑掃已滿百日准例停官

勅旨王昭誨方念繼絕特授殊恩久別丘園許歸祭

奠雖違假限空示優弘不停見任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九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三百五十七

薄葬

夫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及夫易之大過者棺槨之象周之冢人為丘封之制乃有衣衾飯食芻靈明器之物為之差降以辨其貴賤焉慎終之禮於是乎在觀夫歷代而下智識之士莫不念反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七

一

真速朽之理思過傷生之異故以冒榮為愧或以愛民為念或激昂忠放形憂國之言或奮厲奇節成矯俗之過至有死非其罪發於感憤志有所存若乎治命皆賢達卓爾之操可以垂世而作範焉若乃儉不中禮偏下已甚此固異夫仲尼所謂稱家之有無者也

成子高寢疾

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

慶遺入請日子之病革

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觀其意華急也遺慶封之族

子高曰吾

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何以死害於人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

焉不食不製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

贏博之間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

齊謂延陵延陵來贏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

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弔其次派不至於泉以生其

斂以時服以行時之服既葬而封廣輪拊坎其高可

隱也示節也輪從也隱操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許

晏子齊大夫晏子之葬親也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言

大儉偏下非之言其既定則歸不啻賓客有事也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坐為長史朱買臣等所構自殺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七

二

兄弟欲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無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累千金厚自

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

以反吾真贏者不為衣衾棺槨反必亡易吾意死則

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

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難欲從之心又不忍

乃往見王孫友人相侯相侯侯相賀之孫承嗣者名它相侯與王孫

書曰王孫若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詣至也至

也願有精神省思慮進賢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

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言踰禮而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俗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弊腐之地下靡散也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冊府元龜將帥部卷之九百七

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文子稱天氣爲魂地氣爲魄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爲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爰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錄是言之焉用久客言不用久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圜葛藟爲緘空爲圜即積字也積小棺也藟葛蔓也其穿下不亂泉一日藟以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洩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尚崇也言生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謂名稱也今費財厚葬

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神侯曰善遂羸葬

朱雲初爲博士杜陵令後居鄠田病不呼醫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士周於槨棺周於身小棺裁客葬也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樊勝爲光祿大夫臨卒勅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塚種柏作祠堂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及作祠堂皆不隨俗

何並爲潁川太守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先爲曰告

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公食吏死官得法賻

冊府元龜總錄部卷之九百七

凡贈終者葬爲小椁禮三重椁趙簡子曰布帛曰賻葬爲小椁禮三重椁趙簡子曰布帛曰賻葬爲小椁禮三重椁趙簡子曰

小椁禮三重椁趙簡子曰布帛曰賻葬爲小椁禮三重椁趙簡子曰布帛曰賻葬爲小椁禮三重椁趙簡子曰

後漢樊宏爲壽張侯卒遺勅薄葬一無所有以爲棺

柩一藏不空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

同墳墓藏光武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願壽

張侯意無以彰其德謹爲恭侯

吳漢爲大司馬夫人先死薄斂小墳不作祠堂

王堂爲汝南太守免歸家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

張酺爲司徒病臨危勅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

率天下以儉吾爲三公旣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

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臺蓋廡施祭其下而已

祭遵爲征虜將軍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雒陽

鄭玄卒遺令薄葬

鄧訓爲護羌校尉三子惺弘閭竝太后弟也弘疾病

遺言悉以嘗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惺閭相繼竝卒皆

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竝從之

張霸爲侍中疾卒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

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

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

丹青无地總錄部 卷之九百七

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

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

周磐字堅伯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初爲重合令後

棄官歸鄉里教授門徒嘗千人年七十三歲朝會集

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

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與東南隅謂之與堂幽暗之室又入其與死之象也

也旣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

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

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

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焉

趙岐爲太嘗將卒先自爲壽藏壽藏謂冢廬也謂壽猶如壽官壽器之類冢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圖季札子產晏要叔向四像

居寶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曰我

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

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

趙咨爲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

使薄斂素棺籍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

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胤曰夫合氣之倫有生必終蓋

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

以存亡爲晦明生死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娛亡也

冊府元龜總錄部 卷之九百七

不知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身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

無端旣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

制其厚薄調其燥濕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

毀乃有掩骼埋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藏

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

爰自陶唐逮及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

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禮異之飾表

以旌銘之儀招復合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

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寶品物碎而難

傳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